



金敬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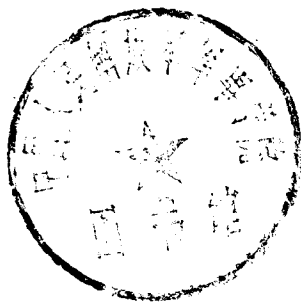
歐陽海之歌



2 038 0778 2

歐陽海之歌

金敬迈



解放军文艺社

1966年·北京

內 容 提 要

《欧阳海之歌》是一部高举毛澤东思想偉大紅旗，突出政治的好作品。它生动地反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坚持四个第一，大兴三八作風，发揚三大民主，开展四好連队运动以来的嶄新面貌，成功地塑造了当代偉大的共产主义战士的崇高形象。小說中的欧阳海，既是生活中的欧阳海的真实写照，也是无数雷鋒、王杰式的共产主义战士在艺术上的高度概括，是千百万革命战士学毛主席著作以来精神面貌的高度概括。

小說描写欧阳海在短短二十三年里所走过的道路。他从渴望成为英雄而不是英雄，到已經成为英雄而不自觉为英雄。这是党的撫育和教导，在革命部队大熔炉中經受考驗和鍛炼的結果，是革命战士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特別在“用”字上狠下功夫，把毛主席的书当作最高指示，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努力改造主观世界的結果。欧阳海在处理个人和集体的关系上，在对待荣誉的态度上，在自我改造的思想斗争中，在帮助同志方面，在各种困难面前……一步一个脚印地成长着，一步一个高度地朝頂峰攀登，最后终于百炼成鋼，成为一个偉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欧阳海之歌》是偉大的毛澤东思想的頌歌，也是我們社会主义时代的頌歌。

书名“欧阳海之歌”是請郭沫若同志写的。

雕 塑：唐 大 禧

封面設計：熾 卉

目 次

第一章	风雪中	
一	起名	1
二	饿死不讨米	11
三	过年	20
四	“天兵天将”	30
第二章	阳光下	
五	变了	40
六	“快长吧，欧阳海！”	57
七	当兵的心思	64
八	飞向前方	74
第三章	战斗在召唤	
九	炮声在哪方	86
十	信	95
十一	百万农奴站起来	103
十二	“这里就是前线！”	113
第四章	前进的路上	
十三	属“虎”的	124

十四	“我来算一个!”	133
十五	大红花	141
十六	擅离岗位	146
十七	“小老虎”	156
十八	敲打	165
十九	“响鼓也用重锤敲”	170

第五章 骨硬心红

二十	紧急任务	181
二十一	扬帆远航	189
二十二	心意	196
二十三	入党	202
二十四	突击组长	213
二十五	第三次立功	221

第六章 “火车头”

二十六	阶级兄弟	229
二十七	买书	237
二十八	“问题在哪里?”	245
二十九	源泉	254

第七章 家乡行

三十	“大哥呢?”	264
三十一	野菜	272
三十二	“我叫解放军”	282
三十三	烟叶	290

三十四	万里鞋	298
三十五	亲人的嘱咐	305
三十六	通信班长	309

第八章 新的考验

三十七	挑重担	316
三十八	正确处理	330
三十九	误会	339
四十	“与人为善”	346

第九章 迎着烈火冲上去

四十一	“雷锋的战友”	359
四十二	听到批评的时候	370
四十三	高标准	381
四十四	干革命	395

第十章 脸不变色心不跳

四十五	箭上弦	405
四十六	山顶上	414
四十七	向往	423
四十八	南岳枫红	432

附 记	443
-----	-----

第一章 風雪中

一 起 名

春陵河繞过桂阳县，急急忙忙地向北流去，穿峽出谷，注入碧蓝碧蓝的湘江；在它的身后，留下了一块荒涼貧瘠的土地——桂阳山区。山区的东北边是起伏不平的丘陵地带，西南面就是高耸入云的南岭山脉了。在一块石多地少、沙厚土薄的山頂上，集居着十来戶貧苦人家，世代代向吝嗇的地里洒着汗水。这儿，土比別的地方硬，石头比別的地方多，汗水比別的地方更不值錢……人們鄙弃地把这个穷山村称作“老鴉窩”。

一九四〇年阴历十月二十三，烏沉沉的天紧紧扣在山頂上。平地上初冬刚至，老鴉窩早已是严寒逼人了。从西北方刮来几团灰白色的云彩，繞着山尖不肯离去，云层順着山背漫下来，山区隱沒在一片雾霏中。几只老鴉，扑打着翅膀，匆匆忙忙自天外归巢，山上留下了一片凄涼的呱呱声。上灯时分，雪花打着旋儿，靜悄悄地向老鴉窩扑来。大雪染白了屋頂，盖滿了田塍，遮断了山路。白茫茫的老鴉窩，除了呼呼的北风外，沒有一点声响。人們蜷縮在自家的火塘旁边打瞌睡——哪一个冬天都是这么熬过来的！

村子北边，那間石头和土块儿垒成的小屋門前，有一棵刚刚出土的小松苗，正被北风撕扯得左右乱晃，指头般粗的树干正在風雪中掙扎。看样子，小松苗怕是活不成了。屋子里边，

柴草把四壁土牆熏得漆黑，牆洞里擱着一盞昏昏不明的小油灯，黄色的火苗有气无力地跳动着；床上传来几声輕微的呻吟，欧阳恒文的女人临产了。北风夹着雪花从牆縫中，从茅草屋頂的隙罅里挤了进来。床上、补釘連成片的蚊帳上，都积下一层薄薄的雪花，寒意直透骨髓。四十来岁的当家人欧阳恒文，坐在火塘旁边发呆。过重的体力劳动和挑不起的生活重担，压得他腰弯背駝，愁得他满脸皺紋。他往火塘里添了一把柴，回头望望床上呻吟着的妻子，心里盘算着：

“……又要添一张吃飯的嘴了！三分水田、一亩八分旱地，怎么养得活这五口之家呵……明年的日子怎么过，今年这个冬怎么熬！老天爷不睜眼，偏偏今年冷得这么早……”

“爹！我去隔壁屋里把杏婆婆請过来吧。”二姑娘玉英对坐着发楞的爹說。沒等回答，她就开门跑了出去。一陣风挤进门来，把牆洞里的小油灯吹灭了，屋里一片漆黑。

欧阳恒文在火塘里点燃了一根松明向油灯走去。

“算啦，莫点灯熬油了！今天怕还不到日子。”女人在床上說。

“攢下这盞把两盞油也熬不过冬！”欧阳恒文說着还是点着了小油灯。他焦急地望着窗外：“嵩伢子出去这么半天，也該回来了。要是他能借点把子粮食回来，你在月子里多少还有点吃的。……唉！都二十岁的人了，办事还这么不利索。”

“跑也是空跑，穷亲穷友的，你让他到哪家去借哟？苦就苦在今年种的紅薯也遭了大旱，沒得么事收成，这一下雪，怕連野菜也……”

門被推开了，玉英領着杏婆婆进来。杏婆婆在床前看了看脸色蜡黄的女人，回头对欧阳恒文說：

“都发作啦，連水还没烧一盆！男人家先出去一下。”

欧阳恒文来到屋檐下，听见屋里边女人一声接一声地哼着。雪越下越大，不一会儿，欧阳恒文的衣服褶皱上都堆满了雪花。他象木头似的呆在门口，脑子里乱糟糟的。生儿育女，养家活口，眼下穷得想借也借不到，拿么事来填饱肚子、熬过冬呵！……他把两只长满厚茧的大手抱在胸前，嘴里默默地禱念着：“我们祖祖辈辈都住在这山沟里，苦撑苦熬到如今，未必到我恒文手上就……我不求金不求银，盼只盼明年多下点雨水，来个好年成。我和嵩伢子拼死拼活再往坡上多甩几把汗水。穷人没得地，力气就是粮呵……”

村口传来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嵩伢子空着双手，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

“爹，我中了！”嵩伢子劈头一句。

“中么事了？！”

“中签啦！”

“签！……么，么事签？”

“壮丁签！”

“啊！……”欧阳恒文浑身一颤，下意识地把抓住了嵩伢子。

“中午潘保长在乡公所当众开的柜。先说是刘大斗的二少爷中了，刘大斗打发人送了张帖子来，他姓潘的一改口，又说是我中了个‘上上’，头三名就有我一个！”

欧阳恒文象是当头挨了一棒，晃晃悠悠地站不大稳。他明白，把嵩伢子一抓走，就算明年风调雨顺，那地里的工夫靠哪个呢？……这是要了全家的命罗！

“不是說……不是說‘独子不当兵’嗎？他們当官的法令，未必說改就改，說变就变啦！”爹爹急得舌头发直，話不成句地說，“你……你就不曉得跟，跟他們評評理！”

“法令？这是潘保长和刘大斗搞的鬼名堂！他拿了别个的包袱钱，硬拉我去补刘家二少爷的名字。”

“不怕，嵩伢子，我们不怕！‘独子不当兵’是上头定的法，他潘保长敢甩偏手，我就敢告他！”爹爹给自己壮着胆说，“告到区里，告到县政府，我也不怕他！”

“爹呀！”嵩伢子气得直跺脚，“他潘保长说，我妈快生了，要是生个男的，那我就不是‘独子’了，依法该‘两丁抽一’！”

“什么？生个儿子就‘两丁抽一’！……”欧阳恒文觉着天在打旋地在转，迎面扑来的雪片，象是一把把尖刀直钻心窝。他打了一个寒噤，心里凉了半截，仰头望着昏黑的夜空，嘴里不住地咕嘟着：

“‘两丁抽一’……‘两丁抽一’……”

“哇——哇——”屋子里传出了婴儿的哭叫声，哭得那么响亮，清脆。

“这……”他们两人被这突如其来的声音惊呆了，直楞楞地在雪地里站着。

门开了，玉英姑娘飞快地跑了出来，高兴地喊着：

“爹！妈生了，是个弟弟，是个弟弟呀！”

杏婆婆也从门缝里探出头来：“恭喜恭喜呵，生了个儿子！‘丁成双，日子旺’呵。快进来看看。”

“难为你了！”欧阳恒文对着杏婆婆苦笑了两声，急忙背转身去。他撕扯着胸前的衣襟，绝望地喊着：“杀人的老天爷！‘两丁抽一’呀！……”他试着抬了抬腿，可是迈不动步子。脚下的大地象裂开了一条缝，他正从这条缝里往下掉着；眼前发黑，什么也看不见了，满耳响起了呼呼的风声。他心里明白：这算掉进那万丈深渊里边去了……

“哇——哇——”新生的婴儿在昏暗的茅屋里有力地哭叫

着。这个不该出世的孩子呵，他伴随着严寒、饥饿和苦难，来到了人间。

交二更了。

屋子里静悄悄的。一家人围在火塘旁边，你望着我，我望着你，谁都没有出声。小儿子安详地躺在妈妈怀里。

风还在刮，雪还在下……

“唉！”床上的妈妈长叹了一口气。她眼泪汪汪地望着怀里的儿子，把前前后后的事情想了又想。她摇摇头，无可奈何地说：“没有别的法子好想了，看哪家有福养得起，就趁早把他送过去，免得……”

爹爹打断她的话说：“这兵荒马乱的年月，国民党当道，日本鬼子又要打过来，还有刘大斗、潘保长逼租要人催得紧，哪个还添得起一张嘴哟！”

“那……”妈妈带着哭声说，“那只好趁天没亮，把他丢到土地庙旁边。……儿呵，要是你的命长，总会有好心人把你抱回去的……”

“妈！”玉英哭着扑到妈妈的床前，“莫丢呵！……要丢，还不如把我卖了……”

“二丫头！”妈妈摸着玉英的头说，“把你卖了，还不是要‘两丁抽一’！没有法子呵。不是做爹妈的心狠，就只当……就只当他不是妈妈身上的一块肉……”

“妈！”嵩伢子闷声闷气地喊了一声。他想说，“抓丁就抓丁，豁出自己死在师管区，也不能把弟弟……”看了看妈妈的脸色，他把话又咽了回去。

“伢子他爹，天不早了，你快些拿个主意呀！”妈妈催促着说。

欧阳恒文双手托着脑袋在那里发楞，刚才的话他都听见

了。可是，他能拿什么主意呢？丢到土地庙，不等天亮就会活活冻死；不丢，抓走了嵩伢子，全家靠哪个？把小儿子留在家里，也只有饿死这一条路呀！……

全家靜靜地坐着。不知道过了多久，呼啸而过的北风里，传来几声鸡鳴。

“伢子他爹，天快亮了，要抱就快点抱出去！”

爹坐着沒有动。媽媽把孩子托在手上說：

“嵩伢子！来，你把弟弟抱……抱出去。”

“我不抱！”哥哥低着脑袋沒有动。

“我来！”爹爹猛地一下站了起来，“不能为他饿死全家！”他渾身顫抖着，走上前去从妻子手上接过孩子，慢慢地走到油灯跟前，眯縫着眼睛，透过泪水把刚刚出生的小儿子看了又看：紅彤彤的脸，一头黑发，連眼睛都沒睜哩。“唉！……”他一咬牙，向門外走去。

“爹……”嵩伢子和玉英一把扯住爹爹的后衣襟，跪下来喊着：“爹呀！……”

爹爹沒有理他們。玉英又回轉头来望着床上的媽媽：

“媽！你，你沒看見，外头在下雪呀！……”

媽媽赶忙背过身子，紧紧咬着衣角，双手撕扯着自己的头发。床上传来了輕微的啜泣声。

欧阳恒文一陣心酸，两条腿象有千斤重，抱着怀里的儿子，他怎么能跨出跟前这道門槛！想起往后的日子，他跺了跺脚，喊着：“你們把手松开！”随即打开了門。

一陣冷风夹着雪花涌进門来，怀里的儿子惊醒了，“哇”的一声哭了起来。

这一声哭叫，象一根鋼針刺进了媽媽的心，她喊道：

“伢子他爹！你……”

欧阳恒文停住了脚，回头望着披头散发的妻子。

“你等等，等我……再给他加上件衣服！”妈妈说着，把儿子接了过来，脱下身上那件补钉挨补钉的棉袄，细心地把儿子裹得紧紧的。

“哇——哇——”小儿子不停地哭着。妈妈急忙解开衣襟，把奶头塞进他的小嘴里，屋子里又恢复了平静。妈妈目不转睛地望着儿子，把儿子越搂越紧，恨不能在这几秒钟内，把全身的奶汁、血和爱都灌到儿子身上去。忽然，她拔出奶头，发疯似地喊着：“快！快接过去呀！”她意识到，儿子不能留在怀里了，只要再过一会儿，母子就再也无法分开……

欧阳恒文抱着小儿子，踉踉跄跄地走出门去。雪扑打在他的脸上，一阵急风吹掉了他头上的破毡帽，他仍然如呆如痴地向前走着。该拐弯上路了，他找不到门口的那棵小松树。定神细看，小松树已经被大雪深深地盖住了，只留下一束松针在北风中摇曳……

前边，土地庙象个白坟包似的立在岔路口，庙门，象张黑乎乎的大口，要把这父子两人全吞了进去。欧阳恒文来到跟前，他腾出一只手来把香烛台上的积雪拂掉，轻手轻脚地放下怀中的儿子，转身往回走去。

小儿子默默地在香烛台上躺着，也许他会从此安详地睡过去，再也不会醒来了。

两声凄厉的犬吠撕破了沉寂的雪夜，小儿子踢蹬着小腿哭了起来。这几声哭叫拖住了欧阳恒文的脚步，使他好似从恶梦中惊醒过来……

这是第七胎了。早先的六胎冻死饿死了四个，只留下嵩仔子和英妹子两人。为了那些没能活下来的孩子，做爹娘的担了多少心，流过多少泪呵！……如今，儿子来了，又亲手把他

扔到风雪地里……

“这是我自已作孽，还是老天爷要絕我欧阳家的后呵？”他回过头来望着土地庙，“我在做什么事？糊涂呵！我这是亲手把一个活活的儿子埋到雪里去了呀！”望着土地庙，望着漫天大雪，他不由自主地返身朝小儿子奔去。……

媽媽倒在床上，听着門外的脚步声消失在风雪里了，心里象刀絞似的。这是掏走了她的心肝，挖掉了她身上的肉！十月怀胎不易呵，难得让儿子落了地，又眼睜睜地看着把他丢了。她越想越后悔，越想心越痛，只感到嘴里发咸，流不完的眼泪正往肚里淌哩！

“不！……不！……这杀人的‘两丁抽一’呀！”媽媽嚎着。她从床上滚落地下，艰难地朝門口爬去……

突然，象是一陣大风推开了两扇破門，欧阳恒文紧紧抱着儿子奔了回来：

“抽丁就抽丁，抓人就抓人，要死我們也死在一堆！儿子沒有罪，我不能把他丢出去。我不能呵！”

全家看見爹爹抱着孩子跑了回来，反倒惊呆了，誰都說不出話来。母亲跪在地上，伸直手臂，嘴唇抖动着，半天才挤出一句話：

“他爹，快，快，快把他給我呵！”她象撿回来一个儿子似的，飞快地扯开衣襟，把孩子紧紧貼在心口上。

风还在刮，雪还在下……

过了几天，雪刚刚停住，保长先生进山了。远远看見潘保长直奔茅屋走来，全家张惶失措，欧阳恒文連忙迎了上去。

“恒文哪！听说你屋里又添了个丁，我公事忙，还没来恭喜恭喜哩！”保长說着就要跨进門来。

“保长先生，我們穷家穷户的，生儿养女也是劫数呵！屋子里又小又脏，没有个落脚的地方。”欧阳恒文把身子一歪堵在門口。

“不要紧，我們公事人不忘諱这些。如今抗战时期，又提倡起‘新生活’运动来了，蔣委員長規定，行人都靠左边走了嘛！……”保长用文明棍推开了恒文，正要迈腿，一只手从后边拉住了他。

“保长哇！月子婆房里进不得。‘新生活’、旧生活都一样，沾了腥气要晦气一辈子的呀！”杏婆婆笑呵呵地拉住了保长，“你們当先生的，讲究的就是个功名前程。要真的誤了你老的荣华富貴，他恒文家也担戴不起。有話到我屋里去說。”說着，半拉半推地把保长請到了她自己家里。

“恒文！”保长开门見山地說，“你家嵩伢子中了个‘上上签’，又是当众开的柜，偏偏那天联保主任也在場过了目。唉，你我虽是乡里乡亲，我潘某人是要帮忙插不上手，想敬神也找不到庙呵。听說过不几天，师管区就来要人了。”

欧阳恒文呆痴痴地站着，张了张嘴巴沒有說話。

杏婆婆递过来一碗茶，說：“保长先生，不是听說‘独子不当兵’嗎？”

姓潘的笑了笑：“是呵，‘独子不当兵’是上边定的法。可是恒文的婆娘前几天不又生了个丁嗎？这叫‘两丁抽一’。我也是公事公办嘛！”

“生儿子？”杏婆婆故意把嘴一撇，說，“恒文婆娘前世沒有修来这个福，今生再也沒有这个命罗！”

“你說什么？”

“又生了个丫头片子，賠錢貨。”

“真的？”保长放下茶碗站了起来。

“是我接的生，那还假得了！不信，我们就过那边屋里看看去。”

“杏婆婆，你这个妇道人家可不兴胡言乱语呵，如今是‘一家犯法，十家连坐’！你要知情不报，蒙哄政府，可要罪加一等！”保长威胁着说。

“我也犯不起这个法，我这就抱过来给你看看。”杏婆婆说完转身就走。她心里盘算：硬躲恐怕是躲不过去了；只要我有胆量抱过来，他姓潘的未必肯看。

不一会儿，她果真把恒文的小儿子抱了过来。

“是龙变不成凤，是凤变不成龙。你保长先生吃的是公事饭，让你老看真了好交差。”杏婆婆说着真的动手解小孩的破包被。

欧阳恒文把两只手捏得直响，壮起胆子说：“是呵，看看也好，免得保长先生不信……”

“唉呀！”杏婆婆忽然叫了起来，“这个死丫头，又闹了一身！保长先生……”

“未必是他们传错了？……”潘保长一边想一边斜着眼睛看了一眼：一把骨头一张皮。心里引起一阵恶心，连忙挥了挥手说：

“算啦，算啦！”

杏婆婆还是笑呵呵地：“保长先生，还是看一看，公事公办罗！”

“丫头就丫头，没有什么可看的。”姓潘的转身对着恒文说：“‘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丁可以不抽，这十石谷子的壮丁捐，你是一颗也不能少！前方的将士，等你的粮食吃。”

潘保长提着文明棍走远了，欧阳恒文才喘出一口气来，只觉得两手冰凉，额头上冒出一阵冷汗。他感到浑身的骨头象

散了架一样，就地瘫了下去。

“你还蹲在这里做什么事？”

“我……我……”

“你还不赶快起个名字报上去！”杏婆婆把婴儿递回到恒文手上說。

孩子出生以前名字就起好了，是麻烦药铺的老先生起的。老大叫“嵩”，这生下来的要是个男，就单名一个“海”字，說是“高山”得“水”，日子才能过兴旺，全家图个吉利。欧阳恒文說：

“名字起过了，小名‘三三’，官名‘欧阳海’。”

“欧阳海？莫起这个海呀河的！要瞞就瞞到底。我看哪，起个丫头名字报上去！”

“那……那叫个么名字好呵？”

“他姐姐不叫玉英嗎，他呀，就叫个‘玉蓉’吧！”

“欧阳玉蓉？”恒文抱着儿子跨出門来，心里不知是苦还是甜。儿子要起个丫头名儿，这是个什么世道呵！

“哇——”欧阳玉蓉哭起来了。迎面刮来一阵寒风，把人世間的全部冷酷，都吹进这个出世不久的孩子心里。寒冷、饥饿，就象一条条无形的绳子，紧紧地捆住了这个幼小的生命。

“哇——哇——”欧阳玉蓉揮舞着小手掙扎着。他大声地喊着，哭叫着，响亮的哭叫声传遍了荒僻的老鴉窩。

二 餓死不討米

門前的小松树快有碗口粗了，欧阳玉蓉——欧阳海滿了七岁。

两年前，听說是什么“胜利”啦，抓丁反倒抓得更恶些。有